

充溢文苑的 爱国精神

吟咏祖国的激越情怀 「美刺讽谏」的现实精神
关注国事的忧患意识 戍边卫国的忠勇浩歌
故国沦亡的悲怨辞章 黍离铜驼之悲 尚悲的美学特征 抵御列
强的近代呐喊 悲愤诗潮 谴责小说



中国文学知识丛书

Zhongguo Wenxue Zhishi Congshu

周
祥·著

辽海出版社

1053453



吟咏祖国的激越情怀 「美刺讽谏」的现实精神

关注国事的忧患意识 戍边卫国的忠勇浩歌

故国沦亡的悲怨辞章 黍离铜驼之悲 尚悲的美学特征 抵御列

强的近代呐喊 悲愤诗潮 谴责小说

充溢文苑的 爱国精神



淮阴师院图书馆1053453

中国文学知识丛书

Zhongguo Wenxue Zhishi Congshu

周群·著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知识丛书/莫砺锋等著.
- 沈阳: 辽海出版社, 1998.5.
ISBN 7-80638-853-2

I. 中… II. 莫… III. ①传统文化-文化史-中国-古代
-丛书②文学史-中国-古代 IV. ①K203-55②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3566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辽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6 字数: 1926 千字
2006 年 9 月第 2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于景祥 谢丹 责任校对: 唐慧凡等

ISBN 7-80638-853-2/Z·8

定价: 338.00 元 (全 13 册)

Wang Guo Wen Yan

周 籍 · 著

辽海出版社

目 录

引 言	1
一、吟咏祖国的激越情怀	4
1. 歌咏自然川岳	4
2. 礼赞人文景观	23
3. 咏叹悠久历史、璀璨文化	26
二、“美刺讽谏”的现实精神	40
1. 美颂文学的歌赞“盛德”与局限	44
2. “讽刺之道”的“扶持邦家”之功	50
三、关注国事的忧患意识	77
1. “乾坤含疮痍，忧虑何时毕” ——宋代以前文学中的忧国爱民精神	79
2. “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 ——宋代文学中的神州陆沉之忧	89
3. “忧国只凭书卷里，放朝长忆漏声中” ——元明清文学中“伤今悼古”的特质	95
四、戍边卫国的忠勇浩歌	101
1. 先唐文学中的塞垣之咏	101

2. 绚丽多姿的唐代边塞诗	110
3. 宋代文学中的光复主题	119
4. 明代及清代前期卫国主题的新拓展	133
五、故国沦亡的悲怨辞章	146
1. 黍离铜驼之悲	147
2. 尚悲的美学特征	176
六、抵御列强的近代呐喊	182
1. 悲愤诗潮	182
2. 谴责小说	199

引言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华章要籍，浩若汪洋；彦才俊杰，灿若繁星；风格流派，林林总总；内容题旨，囊括天人，而爱国文学是我国古典文学百花园中最高洁的花朵。爱国传统是中华民族之魂，爱国文学是中国文学之魂。

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这一光荣传统，是与文学的化成作用分不开的。战国时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他那如同晴空丽日般的诗篇，照耀着我国二千余年的文坛，他那煌煌诗作的灵魂是其诚挚感人的爱国精神，他“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的巨大影响，首先是因为他“虽九死犹未悔”的对乡邦社稷至死不渝的挚爱。其后，无论是“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为复国雪耻而屈死于奸佞之手的岳飞，还是“枕上屡挥忧国泪”的陆游，“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决心为统一中国而奋进不止的辛弃疾。守节不屈的文天祥、陈子龙、夏完淳等，他们的高洁人格，崇高的爱国情操在诗文中都得到了展现，并随之而广为传诵，深深地激励着后人。

我国古典爱国文学的内涵十分丰富。就题材而言，是综汇万种、形态各异的：放歌祖国山河的雄奇秀丽、历史的悠久辉煌、文化的发达隆盛，乃至描绘莺飞草长的自然风物时倾注的绵绵情愫，都是文士们爱国情怀的体现，戍边卫国题材中边关荒寒苍凉的瑟瑟风景与戍边将士们金戈铁马、披坚执锐的昂扬激越情怀的强烈比照；肝肠寸断的亡国之痛与神牵故国的黍离之悲；北望中原、心思复国的豪壮情怀与新亭对泣的无奈悲鸣；心忧黎民，大庇天下寒士的夙愿与痛恨贪纵乃至怨刺君上的愤懑，无一不是作家拳拳爱国之心的寄托。不但如此，即便是作品中的思乡情结、忠君意识也往往是与爱国精神交织在一起的。就体裁而言，爱国主题广及各种文学样式，从诗歌散文等正统雅文学到小说，戏曲乃至民间歌谣等民间俗文学，都有传世佳作。同时，我国又是以“诗国”称著于世的，诗歌作为我国最具特色、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更是以爱国精神熔铸其诗魂的。从《诗经》、《楚辞》直到近代腾涌起的御侮卫国的诗潮，诗歌对于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传统的形成、爱国心理的积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就作品风格而言，爱国文学也是多姿多彩的：既有纵情的放歌讴颂，也有深沉的悲叹；既有辛辣的怨刺，也有深情的关注。由于中国古典文学，包括爱国文学在内，现实主义精神贯注于整个发展历

程，并且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对国事民瘼的深切忧患，是爱国文士们的普遍心理。因此，这种风格，又主要表现为一种沉郁的美感，从《诗经》中的黍离之悲到屈子行吟泽畔的怫郁，从李后主的故国之思直到鸦片战争后悲壮慷慨的篇章都具有这种美学特征。即便是高亢激越的边塞诗作中，也有边庭绝域的朔风暴雪、走石飞沙，戍边将士的爱国情操也是通过与荒寒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搏击、与凶悍的外敌艰苦鏖战中得到昭示的。虽然也不乏激越的高歌、热情的礼赞、绮丽浪漫的想象、飞扬无羁的才思，但是，在漫长的中国古典文学大河中，现实的精神、深沉的咏叹和思索仍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了解和研究古典爱国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又是一个难度颇大的课题。由于本人学识简陋，拙作的错误踳落之处在所难免，祈请方家不吝指瑕垂教。

拙作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业师卞孝萱教授的直接垂教，同时，也汲取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谨致谢忱。

1995年2月于南京大学

一、吟咏祖国的激越情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她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峰奇石秀、林幽泉美。自古以来，多少文人墨客，秉笔抒怀，赞叹祖国的画山绣水、人文景观、往古英杰，倾诉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留下了无数篇才情四溢、精美绝伦的传世佳作，谱写了中国文学史中激情涌动的郁郁华章。

1. 歌咏自然川岳

我们的祖国千岩竞秀、万壑幽奇。华夏儿女无不为之自豪。但是，名山大川并不是一开始就作为审美对象纳入人们视野的。它曾经作为祭祀的对象而供人们顶礼膜拜，即文明初期的山川之“望”。《虞书·舜典》中的“望于山川”之典，《春秋》中的鲁僖公“犹三望”皆为此义。当时，现实的高山大川，被抵御自然能力低下的人们虚幻地“神化”了。悬崖绝巘，危石矗立，江河咆哮，浊浪排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都是神秘而可怖的，随时可能带来灭顶之灾，

《虞书·尧典》中所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便是这种灾难的记录。因此人们由恐惧而崇拜，视其为荫庇者。随后，人们又以功利的观念视名山大川为实用的对象，遂有望山观水的愿望。孔子说的“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荀子·宥坐》），荀子所说“百仞之山竖子冯而游焉”（《荀子·宥坐》），庄子的山林“使我欣欣然乐焉”都是人们开始把山水纳入审美视野的表现。高山巨川可以陶冶人们的性情，可以化郁畅神。如晋代孙绰“居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晋书》）乃至“一日永足，百年当溢”。左思说“山水有清音”，谢灵运说：“山水有清晖，清晖能悦人。”南朝画家宗炳一生多次游览名山大川，他常说：“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到了年老多病不能远游时，还终日沉醉山水画中，“卧以游之”。这样，我们民族所具有的“山川之美，古来共谈”的审美意识逐渐形成了。这种意识影响了中国一代一代的文人以模山范水、讴歌祖国的自然风物为作品的重要题材。东晋以来，文人们的理想往往是亲近自然之境，沉湎山水之美，山水诗因此在东晋“蔚成大国”。（钱钟书《管锥编·全汉文卷八九》）他们认为山水是“媚道”之“形”，诗文自然应当成为“体道”之“言”，山水与诗文结了下不解之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日月迭璧，以垂丽

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原道篇》）又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物色篇》）如果说玄学家们尚局限于“道”、山川自然与诗文三者关系的层面上论述歌咏山川的作品的話，对于一般的作家而言，他们往往把玄学家们论及的弥纶万物的本体之“道”理解成了对祖国的挚爱的“大道”。如果说，谢灵运等人的诗作还是因为“壮士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读谢灵运诗》）的话，大多数放歌自然的作家们则是直接或间接地以此作为“泄”爱国之情的形式了。因此，他们“携笔落云藻”（《兰亭集》孙绰诗），撷取大自然的色彩之美，发之于诗文，他们融情于自然，悦山乐水。如仲长统“畴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后汉书·仲长统传》）即便文士们借流连山水以消愁解闷，但无不以山水自然为审美对象，作者心绪与山水自然的冥会契合便体现了他们对大自然的景仰和眷恋。在山灵水秀的天地之中，作家的情感得到了升华，心理得到了净化解脱，因此，山水一般是作家灵感的胜境，对山水的热爱与对祖国的热爱融成了一体。如谢朓的名作《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灞浐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

荒，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鬢不变。

诗中刻画的春江日暮的秀丽景色与遥望京邑引起的思乡恋土感情交织在一起，吟咏山水与引领北望、中原板荡的感叹融会在同一首诗中。这已充分体现了山水文学与文人的爱国情结是相通的。当然，从谢灵运的所谓“徒形域之荟蔚，惜事异于栖盘”的山水依傍田园的时期起，直到“附庸蔚成大国”的东晋，还仅主要是描摹的江左形胜，尤其是西晋末年，中原残破，以王、谢为首的世家大族纷纷南下，来到了风光旖旎的江南地区。虽然他们各自感喟山水的情感并不相同，但无不与家国命运交织在一起。据《艺文类聚》卷39引《世说》载：“过江诸人，每至暇日，辄相邀出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泪。”良辰美景引起了他们思恋故土的离情愁绪。但逮及江左侨寓政权业已巩固，又在会稽一带经营了庄园屯邸定居下来时，他们便对南土愉悦而神交，为祖国山川的秀美景致而陶醉不已。王羲之在《兰亭诗序》中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荡，映带左右。引以为流，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

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足乐也。”在江南秀丽的地理环境长期陶冶下，东晋后期，一些士大夫寄情山水，以追寻和发现瑰异的自然美为己任。袁山松《宜都记》云：“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与千古矣！”陶渊明《归园田居》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牢笼里，复得返自然。”人与自然山水达到合谐默契的地步。

随着隋唐时期统一帝国的建立，祖国的疆域空前拓展。无论是金涛澎湃、浩荡东流的黄河，气势磅礴、千姿百态的长江，水波浩瀚的洞庭，劈地摩天、云凝碧汉的黄山，巍峨奇秀、直上云霄的峨眉，还是岱宗泰山，险峻的华山，烟云缥缈的衡山，都成了文人雅士们吟唱的题材。他们往往以如椽巨笔，劈空起势，以雄奇奔放的风格，赞叹祖国的奇伟秀丽的自然景观。而最为典型卓绝的是大诗人李白，他曾“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浮洞庭，历襄汉，上庐山，东至金陵、扬州，复折回湖北，以安陆为中心，又先后北游洛阳、龙门、嵩山，东游齐鲁，南游江浙，游踪所及，几半中国，写下了大量的赞叹祖国山河的绚丽多彩的诗作。如《蜀道难》：

噫吁噍，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扞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依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砅崖转石万壑雷……

诗人以神奇莫测之笔，从蚕丛鱼凫说到五丁开山，以渺茫无凭的神话传说，烘托奇险的气氛。“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在篇中三次复沓出现，给五音繁会的乐章确定了回旋往复的基调。奇险壮伟的山水，使人抚膺长叹，但又令人心仪惊羨，无论此诗的题旨如何隐微难测，众说纷纭，但诗人“侧身西望长咨嗟！”的感叹之中必然包孕着对祖国景色的赞美热爱之情。他的《望庐山瀑布》、《庐山谣》也是历来传诵的吟咏山川的名作。后一诗中写他在庐山顶上

望大江的景色：“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完全摆脱了真实空间感觉的拘束，以大胆的形象夸张，描写了祖国山川的壮丽，展示了诗人的壮阔胸怀。与李白同时的另一些诗人，生活于盛唐的承平环境之中，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给他们提供了悠闲舒适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灌蔬艺竹、登山临水，写出了许多风格清新秀丽的山水佳作。与李白笔下奇峰绝壑的大山、天外飞来的瀑布、白波九道的江河不同。他们所描摹的是宁静的丘壑、幽雅的林泉；与李白诗作中那想落天外的令人目眩神迷的境界不同，他们的诗作如同一支恬静优美的抒情乐曲。诗句朴素之中有润泽华采，给人以清幽的美感。如王维的《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再如《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再如孟浩然《与颜钱塘登障楼望潮作》：

百里闻雷震，鸣弦暂辍弹。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照日秋云迥，浮动渤澥宽。惊涛来似雪，一坐凛生寒。

又如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这些诗歌虽不像边塞诗那样歌颂戍边卫国将士的忠勇精神，也不像李白诗歌充满歌咏川岳的激荡情怀，他们描摹自然冲淡乃至空灵，有些诗作甚至拂动着禅光佛影，诗人们常有思想空寂没落的严重缺陷，山水景观也往往是闲静孤寂的，但我们还是可以体味到诗人对自然美景的愉悦情感，从而曲折地体现了他们与祖国青山绿水情融神契。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赴奉先县咏怀》），对黎民百姓有深厚的感情，诗作具有显著的沉郁顿挫的风格。即便如此，他在裘马清狂的青年时代，也曾有过十年以上的“壮游”生涯，先南游吴越，后又北游齐赵。北游期间，曾先后与苏源明、高适、李白等人有过登高怀古、饮酒赋诗、呼鹰逐兽、打猎取乐的交游生活。在这长期的壮游中，诗人接触到我们祖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河山。写下了与李白相似的具有雄姿侠气的与盛唐诗坛的浪漫气氛氤氲相融的诗

作，《望岳》便是充分体现了这一风格的作品：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宋人刘辰翁评尾句云：“只五字，雄盖一世。”（《杜诗镜铨》卷一引）青年杜甫也与李白一样具有矫健豪纵的气势。诗人为祖国壮美山河所倾倒。诗中赞叹了泰山的高峻雄伟，意境开阔，造语警拔，表现了杜甫青年时代抱负非凡的襟怀和卓越的诗才。乾元二年，杜甫在抛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微职之后，离开了疮痍满目的关辅地区，带着一家人翻越了高峻的陇山，他将纪行诗与山水诗两种不同的题材完美地结合起来，以“发秦州”、“发同谷”两组共二十四首结构完整的山水、纪行诗对险峻雄奇的蜀道山川进行了全貌式的描绘。阅读全诗，我们仿佛循着诗人的足迹，登绝顶、穿峡谷、经栈道、渡急流，最后来到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诗作描摹了千里蜀道的全部英姿，且写出了陇蜀峥嵘景观的独特个性，如《万丈潭》：

青溪含冥冥，神物有显晦。龙依积水蟠，窟压万丈内。碣步凌垠堦，侧身下烟霤。前临洪涛宽，却立苍石大。山危一径尽，岸绝两壁对。削成根虚无，倒影垂澹澹。黑知湾潭底，清见光炯碎。孤云到来